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十五回 疚家庭介弟陳書 論國仇學生寄柬

話說張惠等二十人，既然被拘，自己且不知道因何致事情洩漏。但到此時，亦無得可說，仍當自己是並無憑據，即被訊時，亦難斷人自己之罪，也不想到三木之下，何求不得。當下偵探員把二十人解交警局，羈押待訊。那時總辦警局的，正是段道芝貴，當即到轅請見袁世凱，要稟報此事。袁世凱接進裡面，段芝貴即把拿獲革黨張惠等二十人一事，稟稱請示辦法。袁世凱道：「可曾有訊過不曾？」段芝貴道：「正在拿獲，方擇期開訊。不過先來稟報，請示辦法。未得大帥命令發交那處審辦，卻不敢擅行開訊。」袁世凱道：「既不曾訊過，你從那裡得知他是革黨呢？」段芝貴聽得此話愕然，也無可對答，覺袁督此話，亦屬有理。想了想，才答道：「人言嘖嘖，都道他形跡可疑，是以拘他；想亦拘他不錯。待一經開訊，便知分曉。」

袁世凱道：「人言不足成讞，若只從形跡上求他罪名，必至弄成冤獄。事關人命，你們總要謹慎些。若一心一意要當他是革黨，然後用刑於他，實在大誤。你們慎勿存一點僥倖功勞的心。況使確是黨人，亦不必株連太過。方今風潮如此，實在寒心，只怕誤殺一次，即多一次激變人心，落得黨人借口，多方煽誘，反足增黨人聲勢，實不可不慮。故你們益發要謹慎才好。」段芝貴聽罷，覺此次自己到轅，本一團盛意獻功，以為拿得二十人，上司必然歡喜，今袁督這一番議論，實不大願與此獄，便似一盆冷水從頭頂澆下來。又不敢多辯，只連答幾聲「是，是」，即行辭出。

回到局裡，覺此番雖欲得功，恐不免又成畫餅。但費許多精神，方獲得這二十人，不特自己以為有功，即部下巡官巡士，亦欲圖一個保舉。看來，此案便不宜落在直督手上。便一力運動京中政界，好提歸刑部審訊。恰當時京中亦有風聲鶴唳，亦曾派出偵探員到津密探的。故刑部借風駛巾裡，要尋一件事來做，即令將所獲二十人解京訊辦。直督自不好不從，且樂得將這件黨獄離去自己手裡，所以將二十人即提解入京。那刑部立即訊了一堂。內中有侃侃自承的，亦有堅不吐實的，亦有供稱委實冤枉、不肯供認的。不夠刑部堂上，拿出幾件桁楊刀鋸，早已一一認了。

時直督正欲移文刑部，請他謹慎研訊，後聞在堂上僅訊了一堂，皆已認案。現二十人不日即解回天津處決。袁世凱聽得這點消息之時，正在喝茶，不覺一驚，連茶盅也擲在地下，卻說道：「怪極，那二十人並非是起事時當場捉獲的。只或在客寓或在學堂，說他是形跡可疑，就來捕了，難道個個倒有真正罪名的？天下事斷無這般湊巧。便是那二十人全是同黨，也並有一事幹出來，亦罪不至於殺。縱使有可殺的，那罪人亦該有個首從，何至把二十人一並要處決呢！」說罷，再令人打個電報入京，問刑部將此案如何定法。那刑部果然復稱，二十人皆已認罪，日內即行處決。袁世凱見得是實，又復往還電商，請刑部分個首從。那刑部又復稱案已定了，不能更改。袁世凱覺無可如何。果然過了兩天，已將張惠等二十人押回天津斬決去了。

袁世凱滿心不快。只經過此事之後，更觸宗室中人猜忌。

大抵除了慶王父子之外，也沒有一個滿意於袁世凱的。那時袁世凱又兵權過重，政府裡頭雖沒什麼舉動，但有些要爭權的，自然日伺袁世凱的破綻，紛紛參劾。因此就令他兄弟裡頭，懷個履霜堅冰之懼，恐防袁世凱一旦有什麼不測，貽禍家庭。因此他的兄弟袁世彤，就把一封書寄遞袁世凱，意欲諷他急流勇退的意思。那書道：

四兄大人尊鑒：

竊以兄弟不同德，自古有之，歷歷可考者，如大舜、周公、子文、柳下惠、司馬牛也。聖賢尚有兄弟之變，況平人乎！讀《棠棣》之詩，則必灑淚濕書。

弟亦有兄弟之感耳。詩云：「兄弟鬩於牆，外御其侮；每有良朋，無也無戒。」此乃常人常事常情也。若關乎君父之大義，雖兄弟亦難相濟，德異則相背。大舜聖人也，周公亦聖人也，舜能感化傲象，周公則誅管蔡。舜與象為骨肉之私嫌，舜有天下，不必加之誅討；管蔡乃國家之公罪，而周公不妨以大義滅親。

吾家數世忠良，數世清德，至兄則大失德矣。二十年來之事，均與先人相背。朝中所劾者，四百餘折，皆痛言吾兄過惡。吾兄撫心自問，上何以對國家，下何以對先人？母親在生之日，諄諄告戒於吾兄，而兄置若罔聞，將置母親之訓於何地！兄能忠君孝親，乃吾兄也；不能忠君孝親，非吾兄也。弟避兄，歸隱故里十年於茲矣。前十年間或通信，後十年片紙皆絕。

今關乎國家之政，祖先之祀，萬不能不以大義相責也。

自吾兄顯貴以後，一人烹鼎，眾人啜汁，以弟獨處草茅，避居僻壤，功名富貴終不敢問津。

今則吾兄貴為總督，弟則賤為匹夫，非固為矯情也，蓋弟非無心者也。兄於弟固不必過加親愛，弟所於兄亦不敢妄有希求；吾兄之愛弟與否，固非所知，弟所求無愧於己心而已。弟挑燈織履，供晨夕之助饜，枕流漱石，吸清泉以自如，不特無求於兄，亦無求於世也。雖然，清苦自安，實榮於顯達，苟不自愛，弟亦不難隨與身敗名裂，蓋使為人指責曰：「此為某人之愛弟也，某人之羽翼也，某人之爪牙也。」弟此時自問，將無以自處。弟視大義如山嶽，視富貴如浮雲，惟守母親遺訓，甘學孟節，老於林下而已。

昔者己亥之壽，弟曾上親供於護理河南巡撫景月汀，請他轉稟榮相，曰「朝中無有能制吾兄之人，若解其兵柄調京供職，固所以存兄，實所以存功臣之後也」云云。其言昭昭，如在目前。自今以後，但願蒼天有知，祖先有靈，吾兄痛改前非，忠貞報國，則先祖幸甚，闔族幸甚。臨紙揮淚，書不盡言。專此敬請近安。六弟世彤頓首。

這一封書，寄到袁世凱那裡，袁世凱看罷，只付之一笑。

凡有屬下官員到來投謁的，都把這一封書遍給人看。都詫異道：

「令弟何以出此狂言，實在不近情理。」袁世凱道：「我現在有四鎮兵權在手，無怪人相疑。但我若要反正時，不在今日了。

外人觀我，似乎結樹黨援，但我用人，亦因才而取。若才不足用，即親為兄弟，亦不能援引，此吾弟所以積怨也。今吾弟以孟獲待我，而以孟節自處。若果為孟節，自可終老布衣。試問數年前，他捐了一個道台，卻是為何意？昔吾兄世敦，在山東誤殺良民，激成團黨之變，因以革職。吾兄弟頗謂我不為兄設法。

然試問此等罪名，豈能以私害公？吾之結怨於兄弟者在此。特今者吾弟之欲陷吾亦極矣。」說罷，聞者倒為歎息。

自此袁世凱把親弟之信，逢人便說，以為吾弟此書，必料自己匿不敢告人，乃故意不為隱諱。但其中內外官員，有信袁世凱必不至有異心的，有疑袁世凱一味攬權。俗語說，相知莫如兄弟。今其弟且作此話，或者袁世凱真欲動彈，亦未可定，或疑或信，自所不免。惟有一二宗室中人，便欲設法分袁世凱兵權。在軍機裡頭開議設立一個練兵處，派慶親王做了個督辦練兵大臣，滿意要把袁世凱兵權，要收回沃親王手上。

不意朝廷迭次見過各國公使，凡談及練兵，倒稱袁世凱最為熟手。今北洋陸軍既有了成效，倘若在京中練兵，自然少他不得了。那日本公使見了慶王，又說袁世凱練兵甚為得法，今設練兵處，大要用袁世凱北洋相助，這等說。湊著慶王又不大懂得軍事的，正樂得有人幫助，況自己所靠的只是袁世凱，便又請旨將袁世凱派為練兵處會辦大臣。那時一班宗室人員，只道設了練兵處，就可收回袁氏的兵權，不想反令多一個兼差，他手上幾鎮兵權，依然無恙，不免大失所望，自然要籌第二個法子，為對待袁世凱之計，自不消說。

單說袁世凱自再得練兵處會辦大臣的兼差，屬下文武官員自必紛紛上衙道賀。其中知己屬員，更有些欲求練兵差使，要求袁世凱說項的。先是段芝貴到來道喜。袁世凱道：「這事有何喜可賀？」段芝貴道：「不是如此說，直隸雖密近北京，但公究竟是個外任總督。今京裡所設練兵處，且不能缺公席位。可見廷眷獨優，安得不賀？」

袁世凱道：「貴道有所不知，此次練兵處之設立，本不利於本部堂，實欲借設練兵處之名，為收回北洋兵權之計。惟慶親王我交

情獨厚，又見京中尚無可以代任兵權之人，更以外人看見北洋陸軍成效，力為援薦，故有是命。足下試想：窺伺者在前，猜疑者在後，吾斷不能持久。每欲捨去此責任，而廷意又不允。因此窺伺猜忌者益多。可知多一次優差，即多一層危險。

故吾作是言，此非足下所知也。是以吾於練兵處會辦一差，只願擁個虛名，再不願薦人於其中，貽人借口。許多到來欲求練兵差使，是直未知吾意矣。」段芝貴聽罷，深以為然。

去後次日，袁世凱獨自進京叩見慶王，借辭去練兵處會辦之名，欲探慶王之意。慶王道：「足下誠有聰明，京中蓋有欲得足下兵權者，故多方設計。然足下亦不必介意，只宜勉力任事，不必辭差。以今日人物，實非足下不足以掌兵權也。」袁世凱聽罷，自然依慶王之意。隨問慶王，欲奪自己兵權者，果屬何人。慶王道：「此事本不宜多說，足下既已問及，又似不得不言。鐵良每於召見時，故意談及軍事，惜炫己長，以揭北洋陸軍之短。且每與樞臣相見，必談北洋陸軍訓練失宜，即此可知其意。吾不知彼有何能乾，要替足下治兵。日前設練兵處，亦其面奏請行也。」

袁世凱道：「王爺深居，似未知官場積習，他雖不諳兵事，然近來收鳳山、良弼二人為爪牙，將恃此二人為挽縮兵權之計，何必鐵良自有才幹，方能爭權。今在王爺面前實說，請為門下設法，一則辭官歸裡，以避賢路，次則改調入京。以卸兵權。

望王爺俯允。」慶王道：「汝年尚強壯，正當為國家出力，何必遽萌退志。汝回北洋，只管辦汝事，他人之事不必計較。」

袁世凱聽罷，稱謝而出。回至直督衙門，心未釋然，力求所以解釋鐵良之忌，即請楊仕驤相見，告以慶王所言。時楊仕驤方借袁世凱之力，薦任直省藩司，正恃袁世凱為冰山，自然力替袁世凱籌度。袁世凱道：「據足下高見，要如何處置才好？」

楊仕驤道：「大人年壯力強，位高權重，宜為人所忌。且京內只有慶王為大人腹心，以外各軍機，不是反對的忌大人權勢，就是頑固的嫉大人行為，終亦可慮。請借慶王爺之力，薦一人入值軍機，以為自己內援，實是要著。餘外尚書督撫，不可無自己心腹之人，蓋多一聲援，即少一反對，大人以為然否？」

在楊仕驤此話，一來為袁世凱計，二來亦為自己計，好望袁督保升自己。惟這些說話，正中袁世凱之心，聽罷深以為然，即道：「足下真是高見，我當依此而行。」

到次日入京，謁見慶王。正要薦人入值軍機，細忖所薦之人，若是自己心腹，更惹人眼目；若被自己所薦之人，必然感激自己，何患不為自己所用？恰那時初設學部，想現任學部尚書的正是榮慶，亦與自己有來往的，不如薦他也好，便向慶王道：「現在軍機辦事，一切用人行政，都是無甚成效，皆由在樞垣的，像王爺的剛決，卻是罕有。門下素知學部尚書榮慶，心地光明，舉動正大，若以入值軍機行走，必裨益不淺。不知王爺以為然否？」

那時慶王正信用袁世凱，凡袁世凱一言一語，沒有不從的，故聽了袁世凱之言，自然首肯，便力薦榮慶入了軍機。

那日諭旨頒出，榮慶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榮慶正不知何以一旦得慶王如此相待。當謝過恩後，即往拜晤慶王，謝他援薦之德。慶王道：「足下才幹敏達，我所深知。只自袁世凱一力游揚足下，始省起來，援足下入樞垣去。足下此後，務求為國盡力罷了。」榮慶此時方知自己為袁世凱所援薦，益發感激袁世凱。

那袁世凱又見軍機裡頭，已有一半是自己心腹，於是內而尚侍，外而督撫，都次第薦人充任。不想聲勢愈大，嫉忌愈多。

從旁觀看起來，倒覺袁世凱當時地位，似可危可懼。因此便引出歐洲中國的留學生，反注眼在袁世凱身上。一來見他從前週旋義勇隊的代表及前時天津黨獄，也不大以為然，二來又見他一味攬權樹黨，只道他有個獨立思想，湊著當時民黨的風潮，一天膨脹一天，以為袁世凱有點意思。不知袁世凱固是無此思想，且他向做專制官吏，便是獨立得來，終不脫專制政治，於國民斷無幸福，也並不想到此層，便聯合上了一封書，寄繪袁世凱，勸他獨立。正是：

欲求大吏行奇舉，幾見斯民得自由。